

寂寞的心 俱乐部

亦

舒

新

经

典

新世界出版社



亦舒
著

什么时候结婚最适当，同生日蛋糕上插几枝蜡烛一样，纯属私人意愿。
通常来说，二十岁太小，三十岁至四十岁头脑比较清醒，处事较有智慧，一般人觉得十分适合。而结婚这件事，一有犹疑，即应取消。即使是在未婚前，如有踌躇，亦不是好买卖，将来必定后悔。

寂寞的心 俱乐部

亦

舒

新

经

典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未经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 图字: 01-2005-2359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寂寞的心俱乐部 / 亦舒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5.5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7-80187-638-5

I. 寂... II. 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9264 号

寂寞的心俱乐部

策划: 红书坊工作室+广州天地

作者: 亦舒

责任编辑: 刘春梅 李林

统筹: 丁丽艳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32 开 印张: 6

印数: 1-20000

版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87-638-5/I · 214

定价: 1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亦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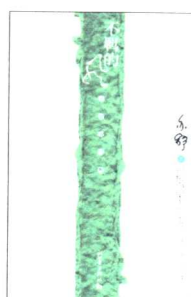
生于上海。

曾在《明报》任职记者及担任电影杂志采访记者
和编辑。

后赴英国留学，任职酒店公关部。

进入香港政府新闻处担任新闻官，七年后辞职。

现为全职作家及家庭主妇，并移居加拿大。



丛书策划：红书坊 + 广州天地

特约编辑：孙莉莉

责任编辑：刘春梅 李林

统 筹：丁丽艳

装帧设计：奇文云海 
qwyh_cn@yahoo.com.cn



岑诺芹一进会议室，就觉得气氛有点异样，簇新装修，空气有点寒冽，她拉一拉衣襟坐下。

有人斟一杯咖啡给她。

新任编辑尚未出现。

诺芹听前辈说，从前的报馆或杂志社设施多数简陋，有的连冷暖气也没有。经过二十年发展进步，现在有规模的文化机构设施已同其他大公司没有什么分别了。

今日她应邀来到宇宙出版社见总编辑，一直以为还有其他行家，可是会议室只有她一个人。

开会时间已经到了。

门一推开，一位年轻、目光炯炯、满面笑容的女子走进来，一边伸出了手：“是岑小姐吧，我叫伍思本，是宇宙杂志新总编辑。”



诺芹立刻站起来与她握手。

伍思本身后还有一位助手。

她介绍：“我的好帮手，林立虹。”

伍思本穿着一件鲜红色外套，这正是诺芹最不喜欢的颜色之一。

她静待对方先开口。

看样子，伍思本已经代替了罗国珠的职位，国珠在宇宙机构工作五年，忽传与老板不和，跟着销声匿迹。

一刹那，诺芹想念以前与罗国珠相处的好日子。

她轻轻问：“其他的同事呢？”

伍思本把身子趋向前一点：“今天，就是我同你开会。”

诺芹留学英国，很感染了人家那种含蓄低调的静，最怕美式咄咄逼人的大动作。

果然，伍思本说：“我来自威斯康辛麦迪逊学院新闻系。”

诺芹客套地点点头。

伍思本忽然大声笑起来：“你看，现在中文报馆的编、写人才都留英留美，镀金镀银，同从前是完全不一样了。从前，中文报馆最多是来自大陆的所谓知青，嘿，我对本市文化演进，作过详细研究。”

诺芹见她如此嚣张，心中不禁反感，面子上只是不露出来。

伍思本说下去：“我同老板说，我们这一批新文化人，允文允武。”

诺芹真想揶揄地说一句不敢当。

“岑小姐——”

“叫我诺芹得了。”

“名字真文雅。”

“你的也是。”

“是，中文名字动听，反映文化，比爱丽斯、阿曼达悦耳多了。”

噢，这话比较中听。

“我上班第三天，就下令叫公司里所有叫樱桃、云呢拉的女孩子另觅芳名，宇宙不是冰淇淋店。”

诺芹忍不住笑了。

这些都是题外话，她到底想说什么？

“诺芹，你为我们撰稿，已经有一段日子了”。

诺芹笑笑，怎么样，想拿她开刀？

“诺芹，这半年来经济不景气，你想必知道。”

诺芹微笑：“我亦有看报。”她语气已开始讽刺。

“你的短篇小说非常受欢迎。”

诺芹欠一欠身。

这是事实，毋庸商榷，否则，她没有资格坦然坐在这里，看这位脸带三把火的新官想说些什么。

“杂志改版了，我们的意思是，想增多一栏。”

来了，来了。

什么都赖经济衰退，听说有家报馆正在怂恿女性作者写黄色小说，以招徕读者，亦推说衰退期人心好色。

真叫人寒心，诺芹的脸色渐渐严谨。

“诺芹，你且慢反感。”

诺芹不想否认，她的确对这些新主意没有好感。

“老板的意思是，想帮你订一份合约，小说连载专栏，为期一年。”

“酬劳呢？”

“老板不是吝啬之人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但他也不是呆瓜，现在这种局势，不减价的也只有你岑诺芹小姐一个人，老板不压你价，是因为你有号召力。”

好话谁不爱听，诺芹照单全收，心想：这伍思本虽然锋芒毕露，但到底还算一个识货之人。

“写什么新专栏？”

伍思本示意助手，那位林小姐拿出一张卡纸，钉在壁报板上。

诺芹一看，怔住。

她不相信双眼，白卡纸上画着粉红色的串串玫瑰花环，加上淡紫色被箭穿过的两颗心，衬出七个紫色美术大字：寂寞的心俱乐部。

诺芹傻了眼。

伍思本兴致勃勃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为什么不用‘寂寞之心’？”诺芹只能避重就轻。

“喂，诺芹，年轻读者不喜欢之乎者也，一见就怕。”

啊，错把读者当白痴。

“今日大学生众多。”

“那些人都不是我们的读者。”

“我不敢苟同。”

伍思本凝视她：“我们做过市场调查。诺芹，你让我把新计划说完好不好？”

话不投机半句多，照诺芹老脾气，早应该站起来客气地告辞了，但不知怎的，她仍然坐在会议室里。

也许是经济不景气令人心怯。

行家中盛传某人离乡背井去了南洋写电视剧，结果制作中断，音讯全无；又某人四处叹五更，说找不到工作；而某人一枝笔越写越猥琐，乱洒盐花……

唇亡齿寒，诺芹沉默下来。

老行尊都说出版业全盛时期已过，80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好几份新报纸、杂志出版，今日，文字行业式微。

有些出版社欠稿酬已有一年，也许是真的迫不得已，也许，是乘机克扣。

只听得伍思本说：“这是一个爱情问题信箱。”

到这个时候，岑诺芹已经倒足胃口，她一边耳朵发麻。她站起来，轻轻说：“士可杀，不可辱。”

她原本以为一定能够顺利离去，可是伍思本站起来拦住她。

“诺芹，给我十分钟时间。”

诺芹不怒反笑：“我投降。”她举起双手。

“请接受改革。”

诺芹说：“每个人都有原则。”

伍思本说：“我的宗旨是保住饭碗。”



“衣食足，知荣辱。”

“喂，岑诺芹，你根本不像是个读英文的人”。

诺芹大笑：“讲英文不等于无廉耻。”

伍思本也动气了：“喂，我又不是叫你奸淫虏掠。”

这倒是真的。

“唏，你反应奇特，真正岂有此理。”

“伍女士，已经交出的稿件随你刊登与否，我们谈话到此为止。”

“请留步。”

“勉强无幸福。”

“我也是受人二分四。”

“不必这样吃苦，天无绝人之路。”

伍思本大嚷：“做爱情信箱主持人有什么不妥？为读者指点迷津，功德无量。”

诺芹嗤一声笑出来。

“诺芹，今日被人捧上天际的大师也不过靠江南七怪、桃谷六仙起家，你镇静些好不好？立虹，去做两大杯冰咖啡进来。”

啊，副编辑还得做咖啡？

世道变了。

岑诺芹冷静下来：“我不会做信箱主持。”

“不会，还是不愿？”

“那你就不必细究了。伍小姐，还有，小说稿你可用，也可不用。”

“哗，够派头。”

诺芹笑笑，不再与这红衣女计较。

“可是，如此倔强，是要吃苦的吧？”

“我已硬颈一世，从来没有请叔叔伯伯们多多指教过。”

“诺芹，我们都很欣赏你这一点。”

岑诺芹告辞。

离开了宇宙，她朝天空看去，都会已很少看得到蓝天白云，说得好听点是烟霞笼罩，实情是空气污染到极点。

什么都有两种说法，岑诺芹可以称自己是作家，可是，轻蔑点，她也只是一个爬格子的人。

姐姐庭风曾经这样介绍她：“诺芹笔耕为生。”

她的小车子往姐姐处驶去。

这部座驾还是长袖善舞的庭风送给她的生日礼物，否则，到了今日，她这个大作家还不是挤在地铁里，天天在专栏中抱怨同胞既吵闹又粗鲁。

庭风住山上，十年前挣下的产业，这一年来价钱落了一半，可是比从前，还是赚了三倍。

庭风的口头禅是“老钱才值钱”。

她来开门，看见妹妹，不禁一愣。

“哗，干什么，灰头土脑的？”

诺芹摸一摸面孔：“看得出来吗？”

“晦气星下凡不过如此。”

“唉，一言难尽。”

“不如转行吧，跟我做生意。”



“多猥琐。”

“咄，你那行很清高吗？一样个个不择手段想名成利就。”

诺芹不出声。

“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今晚有客人自上海来，跟我出去吃饭。”

“不安于室，高计梁就是因为这样才跟你离的婚。”

“你这张乌鸦嘴。”

诺芹忽然对姐姐没头没脑地诉起苦来：“叫我做信箱主持呢。”

谁知庭风大感兴趣：“咦，好呀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近日市民内心苦闷，有怨无门可诉，信箱是宣泄好途径。”

“不是三十年前的老套吗？”

“旧瓶新酒，有何不可？”

“可是，叫寂寞的心俱乐部呢。”

“噯，是绝招，我的心就不知多寂寞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信箱有意思？”

“当然够生意经。”

“不觉庸俗？”

好一个岑庭风，到底有生活经验，她不徐不疾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亲爱的妹妹，每张报纸每日副刊上都刊登数万字，你认为有几个字可以传世？都不过是找生活罢了，何必太认真。”

“总要对得住良心。”

庭风眯眯笑：“是，不能诲淫诲盗。”

“用笔名还是不用笔名？”

庭风真当一件事来思考：“嗯，叫兰心夫人好了，蕙质兰心嘛。”

“为什么信箱主持都是夫人？”

“生活经验比较丰富的成熟女子，才有资格指点迷津呀。”

“兰心夫人寂寞的心俱乐部？”

“有何不妥？”

诺芹骇笑。

“你仔细想一想吧。”

“不用想，已经推掉了。”

庭风点起一枝烟：“意气用事，至死不悟。”

诺芹挺挺胸：“宁做一日狮子，莫做一世兔子。”

庭风颌首：“能够这样豪爽，不外因为父亲的遗产尚未用罄。”

诺芹换转话题：“你还在吸烟？”

“在我家，我是主人。”

“家里还有孩子呢，你想淙淙看着你患肺气肿或冠心病吗？”

这下子点中她的死穴，庭风跳起来：“信不信我赶你走。”

“单身母亲够辛苦，有无前夫消息？”

姐姐不去理她，更衣上班，披上身的，竟也是鲜红色外套。

诺芹吟道：“每到红时便成灰。”

“今日的读者听得懂吗？”

“读者什么都懂，一个写作人可以犯的最大错误便是低估读者的智慧。”



“这种想法不过时吗？”

“永不。”

“来，我们去喝茶。”

“这么些年来，岑庭风一到街上，本市消费指数就立刻弹跳。”

“一个人要自得其乐。”

“涫涫放学没有？”

“司机会去接她。”

“我也去。”

“多事。”

诺芹坐车到校门，小小的高涫涫背着沉重书包走出来，一见阿姨，立刻伏在怀里。

上次就这样给老师看到了，责备高涫涫仍似三岁，不成熟，诺芹急急拉她上车。

涫涫抱住阿姨手臂不放。

“嘘，怎么一回事，功课很累人吗？”

涫涫点头。

“我们去公园走走。”

司机回过头笑：“二小姐，涫涫要赶着去补习呢”。

“啊。”诺芹好不失望。

反而是涫涫笑起来：“我只有星期天才有空。”

阿姨与外甥女只得道别。

诺芹一个人回到家中，丢下手袋，电话铃响了。

“回来啦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噢，刚才见过面，你的编辑伍思本呀。”

诺芹踢掉鞋子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经济不景气，大家帮忙撑一撑，你是见过好世面的人，应当回馈社会。”

“咄，我入行不过五年，那些中年作家才享够福，不少还移民当寓公去了。”

“他们赚六元千字时吃的苦你不知道，小姐，你一入行已经拿六元一个字。”

“你哪只手给我那么多！”

“各有各的难处。”

“什么难？听说那时连不交稿的都可以成名，稿费年年上涨，抢来抢去，阿茂阿寿都是文坛香饽饽。”

“奇怪，他们却说今日成名易。”

诺芹答：“即使出了名也赚不到钱。”

“一年也有好几十万了。”

“那算什么。”

伍思本叹道：“别动辄抬美国顶尖畅销大作家的名头出来，告诉你，我上个月才自纽约回来，那里书店大减价，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才卖三美元九毛九，岑小姐，比你的爱情故事廉价得多。”

诺芹忍不住笑：“跟你谈话真有意思。”

“那就多讲几句吧，我也不过是打工仔，听差办事，得向老板交待，姑奶奶您到底是写呢，还是不写？”

“稿酬如何？”

伍思本大吃一惊：“什么，问我拿稿费？小姐，你还做梦呢，上头叫我减你稿费，我出不了手，才叫你送一个信箱。环境如此惨淡，你不是装糊涂吧？”

岑诺芹呆住。

原来情况已经坏到这种地步。

“话已说明白，明早有空来一次，商议细节，大家齐心协力捱过此劫。将来股票升到二万点时，随你敲竹杠，你说怎么样？”

“文艺怎会同股票挂钩。”

“天地万物都与股市挂钩，明白没有？”

“多谢指教。”

挂上电话，诺芹觉得头昏脑胀，她像都会中所有年轻人一样，是被宠坏的一代，穿意大利时装，吃日本菜，喝法国酒，聘用菲律宾家务助理；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打击，因为没有刻骨铭心的对象，连失恋都未曾试过，可是，今日她也不禁跌坐在沙发里。

打仗了。

这叫做经济战，都会仿佛节节败退。

打开电视，看到俄国人民涌往银行提款，面包店空空如也，这叫诺芹发呆。

她去查自己的糊涂账。